

《勝鬘經講記》

——民國四十年夏在香港屯門淨業林講——

2 序分

(印順導師《勝鬘經講記》p.20 ~ p.32)

釋貫藏 敬編 2016.1

目次	
正釋.....	1
甲一 序分.....	1
乙一 證信序.....	1
乙二 發起序.....	4
丙一 外緣發起.....	4
丁一 論女德共商接引.....	4
丁二 遣信使發其道意.....	5
丙二 內因感悟.....	5
丁一 奉書歡喜.....	5
丁二 感佛致敬.....	6

——本文¹——

正釋

甲一 序分

乙一 證信序

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※總說三分

一切經典，可分三分，即序、正、流通。

⁽¹⁾ 序分，是敘說法會發起的因緣。⁽²⁾ 由此因緣而開始說法，即為正宗。⁽³⁾ 說法，不但為當時的聽眾，還遠為未來的眾生，所以末後有流通分。

這是一切經的一般體裁。

¹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(或〔下略〕)…」表示。

3、文中「特殊符號、上標編號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
4、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。

5、印順導師原文中，括號內的數字，如「(1.001)」，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。

※總說序分

序分又分通序、別序。^[1]通序，是一切經所共同的；^[2]別序，是每一經的各別發起因緣。

這通別二序，又稱為證信與發起。

一、「證信序」總說：說方、時、人，令人心生信故

證信序，是結集經的敘述語，以表示不是杜撰的，而是親從佛聽來的，從佛弟子展轉傳下來的。

其中，敘明時間、地點、有什麼人在場同聽。記載翔實，確實可信。所以龍樹《智論》說：『說方、時、人，令人心生信故』。

二、別詳

（一）化法：如是我聞

「如是我聞」指法，指這部經典，為我親從佛所聽來的。

1. 如是

如是，

^[1]有信順的意思，如說：如是的！就表示信得過；假使信不過去，就說不是這樣了。佛法無論深淺，一律要以信心為先。

^[2]同時，佛說是這樣的，佛弟子傳下來，大家都說是如此的，彼此沒有異議。所以，如是又含有無諍的意思。²

2. 我聞

佛法本無實我，但隨順世俗有假名我，假名說我。

依緣起法相說，依耳根發耳識而成聽聞。但不離根識而安立假我，假我是總，根識是別，廢別取總，所以說我聞。

（二）化時：一時

「一時」，指說法的時候。各地的時間不同，曆法不同。佛法遍傳於各地，所以不指定某年、月、日，總稱一時。簡單的說，就是感應道交、法會始終的時間。

（三）化主：佛

「佛」，指說法主。梵語佛陀，簡稱為佛，義為覺者。覺有二義：一、覺悟，是覺

²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20 ~ p.21：

依《智論》說：^[1]如是，表信：信得過的就說如是，信不過的就說不如是。佛法甚深，「信為能入」，如沒有真誠善意的信心，即不能虛心領會。^[2]如是又表智慧：有智者能如佛所說，不違真義，即可止息戲論與諍競。

修學佛法，以信智為根本：^[1]無信如無手，不能採取佛法寶藏；^[2]無智如無目，不能明達佛法深義。經文首舉如是，即表示唯有信智具足，才能深入佛法，得大利益。

悟宇宙人生的真性。二、覺察，是覺了一切事相。

正覺法性，聲聞緣覺也是有的；不過佛不但是正覺，而且普遍覺了世出世間的一切法，名正遍覺者（即三藐三佛陀）。³

^{〔1〕}約事理說，佛是具足了覺悟、覺察、而於覺究竟圓滿的。^{〔2〕}若約自他說，佛不但完成了自覺，且覺悟於他；自覺覺他而究竟圓滿了的。

所以，佛陀的大覺，^{〔1〕}應著重於無師自悟的創覺，不同聲聞的依佛而開覺；^{〔2〕}更應著重於普遍一切的明覺，不同二乘的覺了少分。

佛是通號，凡能具足覺察、覺悟，以及覺自、覺他、覺圓滿者，都名為佛。但此中所說的，指釋迦牟尼。因為約現在的這個世界說，唯一佛無二佛。說到佛，就知是釋迦牟尼了。

（四）化處：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

「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」，指佛教化的住處。

^{〔一〕}舍衛實是城名，國名為憍薩羅。舍衛城是憍薩羅國的京城。舍衛城，是六大城之一；佛在此說法的時間很長，傳說有二十五年。此地，離佛故鄉的迦毘羅衛不遠；佛的祖國，就是屬於憍薩羅的。

舍衛的意義，是有名聞。印度古代，舍衛是極重要的大城，為文化、經濟的中心。人才濟濟，物產豐富，有名於當時，所以叫舍衛。

^{〔二〕}在舍衛國城南，約三四里地方，有祇樹給孤獨園。

^{〔1〕}園的梵語是僧伽藍，即僧眾住處，有山水，有樹林，出家眾都住這些地方，所以印度的僧寺，都名僧伽藍。⁴

^{〔2〕}祇樹，是祇陀太子的樹。祇陀是王太子，園門處的樹木，是屬於他的。

^{〔3〕}給孤獨即須達多長者，為舍衛城的首富，多作慈善事業，特別救濟孤獨無依者——少而無父母的孤兒，老而無子女的獨漢——所以人們尊稱他為給孤獨長者。

園是長者造的，樹是太子布施的，所以合名祇樹給孤獨園。

（五）化眾：略而不論

一般經的通序，此下還敘列有諸大阿羅漢，或千二百五十弟子，或有大菩薩，諸天龍神等，為在場的聽眾。

³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200 ~ p.201：

阿耨多羅譯無上，三藐三菩提譯正等正覺；合稱為無上正等覺，或無上正遍覺。

^{〔1〕}正覺，即對宇宙人生真理有根本的正確覺悟；聲聞緣覺也可證得，但不能普遍；^{〔2〕}菩薩雖能普遍，然如十三十四的月亮，還沒有圓滿，不是無上；^{〔3〕}唯佛所證，如十五夜月的圓滿，故名無上正遍覺。

⁴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22：

僧眾的住處，名為僧伽藍，即僧園。園，^{〔1〕}不但是林園，^{〔2〕}僧眾的智德並茂，大德輩出，好像園林的花木繁茂，馥郁芬芳一樣。所以，僧伽的住處稱為僧園。

本經沒有同聞眾，因本經正宗，在阿踰闍國說；當時的聽法眾，也不在祇園內。所以敘說佛在祇園時，對於同聽眾，略而不論。

乙二 發起序

丙一 外緣發起

丁一 論女德共商接引

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，信法未久，共相謂言：勝鬘夫人，是我之女，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，若見佛者，必速解法，心得無疑；宜時遣信，發其道意。夫人白言：今正是時。

此下是發起序。有二：一、外緣發起，即由王及夫人的助緣引發。二、內因感悟，即由勝鬘夫人自己過去的善根，見佛聞法。

外緣發起中，先論女德共商接引。

「波斯匿王」，是憍薩羅國的國王，譯為勝軍。

「末利」即鬘。戒律中說：末利夫人是迦毘羅衛國的大名長者的使女，出身貧苦。一次，見到佛，生歡喜心，作微薄的供養。她在大名長者的花園內做事，勝軍大王某次到花園來，末利照應得很週到，王知道是大名長者的使女，就向長者求為夫人。末利夫人突然的幸遇，自覺為供佛的功德，從此信佛甚深。由於夫人信佛，也就引王信佛。

「信法未久」，約信解大乘法說。在本經以前，佛在給孤獨園，將說法鼓經時，王及夫人，擊鼓奏樂來聽法。佛說：我今將擊法鼓，即宣說真常大我的法門。在這次法會中，王及夫人對真常妙有的法門有了真切的信解。

◎信法不久，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兒。父母對子女，是特別愛護的，當然也願望女兒能見佛生信。

當時，勝鬘夫人早是遠嫁到阿踰闍國去了。夫婦倆「共相謂言：勝鬘夫人，是我」們的「女」兒，而且她是「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」的。^(一)⁽¹⁾ 隨聽而能明了，是聰；⁽²⁾ 隨意識的觀察而能抉擇是非，是慧。⁽³⁾ 聰而又慧，所以她的根性是銳利的。⁽⁴⁾ 通是無礙滯，即聽到什麼，就能了解什麼。⁽⁵⁾ 敏是迅速的悟解——如常說的敏感，敏捷，敏悟，都有速疾的意義。⁽⁶⁾ 由聰故通，由慧故敏，利根所以易悟。^(二)⁽¹⁾ 聰慧利根，是讚他的性能；⁽²⁾ 通敏易悟，是讚他的慧用。

這樣的利根敏慧，「若」有機會「見佛」聞法，那「必」然的會迅「速」的悟「解」正「法」，而「心得無疑」。無疑，⁽¹⁾ 淺一點說，是堅定的信解；⁽²⁾ 深一點說，就是證悟。

但勝鬘夫人不在舍衛國，而在阿踰闍國，「宜」乎及「時遣」人送「信」給她，引「發其道意」——即對佛法生起信心來。

在討論這問題時，是以王為主體的，所以「夫人」就歡喜的「白」大王說：對的！「今正是時」，應該馬上派人送信去！

丁二 遣信使發其道意

王及夫人與勝鬘書，略讚如來無量功德。即遣內人名旃提羅；使人奉書，至阿踰闍國，入其宮內，敬授勝鬘。

「王及夫人」這樣決定了，立刻就寫一封給「與勝鬘」夫人的「書」信。

在信中，「略」為「讚」歎「如來」的「無量功德」。佛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，在書信中，當然不能詳說，只好簡要的告訴她，引發她的敬信。

信寫好了，「即遣」宮「內」的使「人名旃提羅」的送去。旃提羅，不是個人私名，即內監，也就是黃門的通稱。「使人奉」了王及夫人的「書」信，即「至阿踰闍國」去。

阿踰闍國，是憍薩羅的東都；意義為不可克，即城垣堅固，是不易為敵人所攻破的。城中有王，名有稱王，即勝鬘夫人的丈夫；這也是屬於波斯匿王統治的。

使者到達阿踰闍國後，即直「入」王「宮內」，將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的書信，恭「敬」的「授」與「勝鬘」夫人。

丙二 內因感悟

丁一 奉書歡喜

勝鬘得書，歡喜頂受，讀誦受持，生希有心。

此下說勝鬘夫人的內因感悟。勝鬘在過去生中，深植善根，所以一遇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的外緣引發，即能見佛開悟。

「勝鬘得」父母的來「書，歡喜頂受」。頂受，形容以恭敬心接受父母的來信。家書抵萬金，所以心生歡喜。「讀誦」書中的文句，「受持」而不忘書中的文義。

◎對於書中的略讚如來無量功德，勝鬘過去雖曾久修菩薩行，然現生卻還沒有聽過。由於過去的宿根深厚，所以一聽到讚歎佛的功德，即「生希有」難得的「心」想。

向旃提羅而說偈言：我聞佛音聲，世所未曾有，所言真實者，應當修供養！

印度的習俗，遇見尊長，總是說偈稱讚。旃提羅是內監，本用不著說偈的，然因為他是代表父母來的，而送來的書，又是讚歎佛功德的，所以勝鬘也「向旃提羅」「說偈」。偈，梵語為伽陀，等於中國的詩。

勝鬘說：「我聞佛音聲」，覺得這是「世」間「所未曾有」過的。父母送來的書信，是用文字寫成的；文字是代表語言的。所以勝鬘見到信中的文字，即等於聽到父母的語言，因文字而間接的聽到，所以稱為我聞。

◎聽到佛名，或聽到三界無常，有漏皆苦，即會深生感動，身毛皆豎，而生起希有難得想，這是久習善根的明證。

勝鬘又說：書中「所言」的佛功德，如是「真實」不虛的話，那你對我是大有恩德的，我勝鬘「應當」敬「修供養」。據梵文的本意，應譯為『我當賜汝衣』。就是說：如果確如你（旃提羅）持來的書中所說的，那麼，我送件衣料犒勞你。

供養，不限於對尊長；對平輩或下輩，也可以說供養。如供養三寶等，那應說：『恭敬供養』。

丁二 感佛致敬

一、勝鬘「有感」

仰惟佛世尊，普為世間出，亦應垂哀愍，必令我得見。

勝鬘夫人聰慧利根，才聞佛的功德，就知道佛的功德不可思議。

佛的出現世間，但有誠懇的信心，就可以見佛聞法。所以即誠懇的求佛降臨。

「仰惟」的惟，即思惟的意思。思惟父母、三寶，⁽¹⁾約尊敬的意思說，稱為仰惟。⁽²⁾如約自謙的態度說，稱為伏維。「佛」為一切世間所恭敬，故名「世尊」。

◎當時，佛雖住舍衛城，然佛不單是為了舍衛城的人，而是「普為」一切「世間」而「出」於世的。佛既以大慈大悲為本，普為一切眾生而出於世，即必然的慈悲普應，難道沒有自己的分嗎？所以，我以誠敬心，清淨心，思慕佛的功德，佛是「亦應垂哀愍」的。垂是自上而下，哀愍，即慈悲。這是說：佛也應以慈悲心來下度於我，而「必令我得見」於佛的。

◎這不但表示了勝鬘的信敬，更顯出了勝鬘的利根，深刻理解大乘的深義。

二、佛「即應」

即生此念時，佛於空中現，普放淨光明，顯示無比身。

上是感，這是應。佛是無感不應而從不失時機的。所以，「即」在勝鬘夫人「生」起求佛慈悲，使我得見的思「念時」，「佛」即「於空中現」身了。勝鬘居深宮中，因為

她的誠信懇到，所以佛以神通來化，在高空出現。

如來現身空中時，「普放淨光明」。佛身生有丈光相；但在教化眾生的時候，又時從毛孔眉間等放光明，以表示大法光明的普照世間黑暗。在清淨的光明中，

「顯示」佛的「無比身」相。佛身微妙，無可為比。顯示，即顯現這無可比喻的佛身，而使勝鬘等得見。

※附論各式各樣的見佛

談到見佛，還可以有各式各樣的：

〔一〕生在佛世

一、與佛同時出世而見佛，這是一般的。

二、如勝鬘見佛，因勝鬘根熟，誠信求見，於是祇園的如來，即於定中，以無作神通力，來阿踰闍國的王宮上空。等到法會圓滿，佛又放光，『足步虛空，還舍衛國』，可見這是如來乘通而來的。這樣的見佛，不但是勝鬘一人見，宮女們也是見到的，

這都是生在佛世的。

〔二〕如來涅槃後

如來涅槃後，即大多由眾生自心所現見的。

⁽¹⁾如遇到恐怖的時候，憶佛念佛，因而見佛的；⁽²⁾^(A)或因定心清淨，在定中見佛的；^(B)更有因思慕如來而夢中見佛的；^(C)或恍惚中見佛的。夢境，幻境，就是定境，也著重於自心所現。如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：修般舟三昧而現見阿彌陀佛。行者即思惟：佛既沒有來，我也沒有去，純由自心而見，所以自心見佛，自心作佛。

這與生在佛世見佛，或感佛現通來化的見佛，略有不同。⁵

⁵ (1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276 ~ p.277：

般舟三昧所見的佛（及菩薩等），是由觀想所成的，如『大智度論』說：「般舟三昧，憶想分別，常修常習故見（佛）」(22.025)。經文以夢中所見，不淨想等為譬喻，這是唯心所現，虛妄不實的。那末，所見的佛，與佛問答，聽佛說法，都虛妄而不足信嗎？那又不然，定心所現的，與錯覺、幻想不同，名「定自在所生色」，在世俗諦中是實有的。

修般舟三昧成就：「幽冥之處，悉為開闢，無所蔽礙。是菩薩不持天眼徹視，不持天耳徹聽，不持神足到其佛剎，不於此間終（往）生彼間，便於此坐（三昧）見之」(22.026)。般舟三昧能見能聞他方世界事，卻不是天眼等神通力，與『法華經』六根清淨說相近。「常修習是三昧故，得見十方真實諸佛」(22.027)。

三昧力有淺深，所見聞的也就有優劣，但約佛與法來說，那是真實的。

(2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290 ~ p.291：

念佛（菩薩）見佛，稱為念佛三昧。依『鳩摩羅什法師大義』卷中（大正四五·一三四中）說：

「見佛三昧有三種：一者，菩薩或得天眼、天耳，或飛到十方佛所，見佛、難問，斷諸疑網。二者，雖無神通，常修念阿彌陀等現在諸佛，心住一處，即得見佛，請問所疑。三者，學習念佛，或以[已]離欲，或未離欲，或見佛像，或見生身，或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。是三種定，皆名念佛三昧」。

三類見佛人中，一、是依禪得五通的。二、是常修念佛，沒有神通而能見佛，這應該是離欲

三、三業致敬

勝鬘及眷屬，頭面接足禮，咸以清淨心，歎佛實功德。

「勝鬘及眷屬」，如宮女等，同時見到空中顯現的無比身。

（一）身業致敬

都一致的向佛行「頭面接足禮」，即是頂禮。以自己最尊的頭面，去接觸對方最低下的足，這是表示恭敬的最敬禮，是身業致敬。

佛於空中現身，勝鬘和她底眷屬在地上，怎能以頭接觸到佛足呢？依經末所說：『世尊放勝光明，普照大眾，身昇虛空，高七多羅樹，足步虛空，還舍衛國』；可見佛還是從空而下到地上的。否則回去時，何必身昇虛空呢？經中但說現身虛空，而沒有說到地面，不過經文簡略而已。

（二）意業致敬

「咸以清淨心」，這是意業致敬。

（三）口業致敬

「歎佛實功德」，這是口業致敬。

本經雖稱勝鬘夫人說，但實不限勝鬘一人，勝鬘是個領導的代表者。

見佛、禮佛、讚佛等，都是勝鬘和她底眷屬所共作的。

四、約深義說明「發起序」

上來約事淺說。如約義深說，那麼

- ⁽¹⁾ 勝鬘是無始來蘊界處中的勝功德相；悲心為本稱女；總為菩提心。
- ⁽²⁾ 這是由於善知識的般若（母）方便（父）所熏發，成習所成性，如父母所生。
- ⁽³⁾ 遠嫁阿踰闍國，即菩提心芽，為極難破除（不可克）的生死雜染所礙，未能還到故鄉田地，如法華的窮子流浪一樣。

得定的。三、初學念佛，或已離欲，或沒有離欲，也能見佛。

三類都名為「念佛三昧」，而淺深大有差別。依此說，⁽¹⁾『觀普賢菩薩行法經』所說：「云何不失無上菩提之心？云何復當不斷煩惱，不離五欲（即「離欲」），得淨諸根，滅除諸罪，父母所生清淨常眼，不斷五欲而能得見諸障外事？……此觀功德，除諸障礙，見上妙色，不入三昧，但誦持故，專心修習，心心相次，不離大乘，一日至三七日，得見普賢……」（23.022）。不入三昧，專心修習，心心相次，這是定前的「一心不亂」的境界；這就能見佛、菩薩，當然這是低層次的。⁽²⁾一心誦持到心不散亂，如隋智顛的「誦至藥王品，心緣苦行，至是真精進句，……見共（慧）思師，處靈鷲山七寶淨土，聽佛說法」（23.023）。⁽³⁾『法華經』所說的六根清淨，是受持、讀、誦等「法師」的功德。父母所生的眼耳，能見闍障（如鐵圍山等障）外的佛與淨土，與智顛所得的境地相當。⁽⁴⁾『般舟三昧經』說：「聞西方阿彌陀佛刹，當念彼方佛，不得缺戒。一心念，若一晝夜，若七日七夜，過七日以後，見阿彌陀佛。於覺（醒時）不見，於夢中見之」。這也是「不持天眼徹視，不持天耳徹聽」的（23.024）。⁽⁵⁾『觀普賢菩薩行法經』所說：「普賢菩薩復更現前，行住坐臥不離其側，乃至夢中常為說法」（23.025），那是深一層次了。

- 〔4〕但菩提心熏習成熟，展轉增勝，名利根易悟。
- 〔5〕這由於善知識的外緣熏發，菩提心功德增長，以有漏修慧，趣向臨入於真如，即誠求見佛。
- 〔6〕剎那第一義空智現前，如來藏出纏而法身顯現，名佛於空現。
- 〔7〕具無邊稱性功德莊嚴，即光明無比。
- 〔8〕以菩提心為主的勝鬘，及相應無漏心所功德的眷屬，與如如法身契合，名為接足。
- 〔9〕三業相應，而稱歎佛德，即宣示自證心境。
- 〔10〕這所以為佛所攝受，為佛所授記了。